

春雨细无声

李则琴 著



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

多视角、多声部、多侧面，塑造了女医生春雨的形象，
平凡中彰显非凡。一种可贵的人生境界。

——谢志强


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宁波出版社

春风化雨
大爱无声

中共宁波市奉化区委书记 高浩孟 为本书题词

春
雨
细
无
声

李则琴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雨细无声 / 李则琴著. — 宁波: 宁波出版社, 2017.5
ISBN 978-7-5526-2849-4

I. ①春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报告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45272 号

春雨细无声

CHUNYUXIWUSHENG

李则琴 著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

(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)

<http://www.nbcbs.com>

责任编辑 俞琦

责任校对 刘佳佳

封面设计 王绍冰

内文设计 金字斋

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 6.25

字数 140 千

版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26-2849-4

定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本书若有印装问题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,联系电话:0571-85063471



序曲 闯入台风

2015年7月11日,正逢周六,台风“灿鸿”肆虐。街上几乎没有了车辆和行人,人们都躲在家里安安稳稳等待台风登陆。

但有一个人,一大早就推着她的自行车出门了。她对阻拦自己的丈夫说,她不放心病房里她的患儿们,其中有一个小婴儿因为肺炎、呼吸衰竭还上着呼吸机呢,她得去陪着他们,守着他们,和他们在一起;还有前一天预约的几个小病人,可能也在病区候着她了,她可不愿意失信于他们。丈夫深知她的脾性,便没再作过多的阻拦,只好叮嘱了她一句“路上多加小心,骑不动时就推着走”,松手放行。

外面风雨交加。她好不容易骑上车,呼啸的风立刻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——差点将瘦弱的她连车带人吹倒,好在她晃了几下后稳住了。地面上的积水在车轮下哗哗作响,每踩一下都要费好大的劲;路边,好几株行道树被刮歪,摇摇欲倾;有两处窨井盖被冲走的地方,水流打着令人眩晕的旋涡,她都镇静地躲过了;强劲的雨一阵阵泼面而来,打在她的高度近视眼镜上,世界不时白茫茫一片,她只有放慢车速,雨水流入她的眼睛,涩得睁不开双眼,她只好边抹边骑。雨水不住

地从脸颊淌到下颌，肆无忌惮地冲过系得紧紧的雨衣扣淌进脖颈渗进衣服，浑身很快湿透，但她还是觉得热，因为汗在不停地冒出来，顷刻间就跟冰凉的雨水混在一起，冷和热交织成一种黏腻腻的不适，包裹住了她的全身。

平时短短一段路，今天怎么像是骑不到头了？不知道孩子们是不是也等得着急了？她心里焦灼，便躬下身子努力加速骑行，雨衣在风中鼓张开来，上下猛烈翻飞，发出疾劲的“噼啪”声，使她看起来像一只勇猛的大鸟，正在同风雨搏击……

这个人，就是奉化区溪口医院儿科主任杨春雨。

上面的场景发生那天，是我加入“杨医生工作室”的翌日。当时我正在老家一边吃东西一边刷微信，而眼前的电视里，正在不停更新台风“灿鸿”的消息。“杨医生工作室”是杨春雨医生于六一儿童节那天创建的微信聊天群，是她跟患儿家长交流、答疑解惑的平台，也是她送给孩子们最贴心的礼物。我有幸加入进去的时候，人数就已过百。到我开始写这段文字时，群友已达 243 个，并还在不断增多。这些群友包括溪口医院的院长和管理层，各科室主任以及骨干，但绝大多数是杨医生的患儿家长；也有一部分是杨医生的同学和朋友，他们遍布全国乃至世界，都是各自医学领域的佼佼者。可以说，一些小儿常见病和普通疾患，只要通过这个微信平台，很快就能迎刃而解；还有许多医学常识，也通过这个平台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与宣扬。此举更增进了医生与患者家属间的感情，从根本上为缓解医患矛盾做出了表率。

那天的微信圈被“灿鸿”迷路的消息刷屏，我以为“杨医生工作室”也不会例外。但是我错了——这个群里，孩子们的妈妈爸爸，甚至爷

爷奶奶都在七嘴八舌地“声讨”杨医生，批评她不该冒险去医院，警告她中午不得回家，必须等到台风到达后方可离院！而这一天，医院其实是安排她休息的……

当时我看着看着，就再也坐不住了，起身来到窗前，只见窗外风疾雨密，呼啸有声，平时车水马龙的大路此刻空荡荡的，看不见一辆车或一个人经过。我脑海中不由联想起杨医生形单影只、躬身骑行于狂风劲雨中的场景，胸中波澜起伏，浑身汗毛直竖。恰在此时，几片行道树的叶子被狂风刮过来，有一片贴在了我眼前的玻璃窗上，它被雨水洗得那么绿，那么耀眼，并激颤不已——像我当时的心情。然后，一个念头油然而生：在杨春雨医生身上，绿意已经足够，但还需要鸟鸣。试想，阳光明媚、绿意葱茏的春天，若是少了鸟儿的脆啼，该多么单调啊！而我，愿意做那只为她发声的小鸟。

台风过后，我特地乘坐公交车去了趟溪口。随机访问了几位乘客，都是溪口本地人，都说认识杨医生，都夸她是个好人，其中一位老大爷还当场翻出随带的通讯录，要给我杨医生的手机号码。我看见，杨医生在老大爷的通讯录里排名第四，前三位分别是：火警 119，匪警 110，急救 120。

接下来又有一回，我在溪口医院附近的面馆吃早餐，随口询问了几位顾客，都说跟杨医生很熟，是她的粉丝，因为他们的孩子都在她那儿看过病。只有一个顾客不认识杨医生，但也听过她的大名。面馆的老板娘也插嘴说：“我这面馆生意也全靠杨医生了。”我有些纳闷了，这是哪儿跟哪儿呀，难不成杨医生那么忙还要来兼顾她家的生意？听她细细道来才晓得，原来，杨医生门诊病人太多，有时都到下班

时间了还轮不上，但好在不论多晚，杨医生都会坚持把最后一名患者看完才下班，于是为了等到杨医生，许多家长就会先去附近的面馆吃饭，这就有了惠顾面馆生意之说。

.....

有一本书上说，世界上有三样东西对人类最重要，那就是“信、望、爱”。而对这三个字，最佳的诠释地应该是在医院。但在医患关系紧张到白热化的今天，无论网络还是纸媒，医暴新闻层出不穷，令人心寒。许多医生和护士选择了黯然离开，医学系渐渐沦为冷门……好在杨春雨是医学的忠粉，她依旧在用心诠释着这三个字：信，是诚信，也是信任；望，是希望，也是守望；爱，是付出，而她已经无怨无悔，付出多年。

这几年，尤其是近两年来，媒体上报道杨医生事迹的新闻层出不穷，她获得的荣誉也一个比一个光鲜。但我明白，这不是她当一名好医生的初衷。她是谦卑的，也是平凡的，她不是用来被快速消费的——这些年，被我们无情消费的东西还少吗？不去说干净的空气和水，就连文化、人格乃至灵魂都在逐渐褪失！我们还剩下多少可供敬畏和仰望的东西？而我断断续续追随着她，这薄薄的一本书写了这么久，是要让大家看到，她是一个真实、专注、朴实的普通人，更是一个纯粹的医生——她，完全值当得起我们每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尊敬；我还想通过此书，唤起大众对像杨医生这样悉心守护生命的医护人员的敬畏与赞叹。

李则琴

目 录 | contents

序曲 闯入台风 / 1

第一部 我是一个普通女人

逆着时光的河流 / 2

曾经的站台 / 15

端午粽香 / 18

写给母亲 / 22

我只剩下您了,父亲 / 26

与子偕老 / 32

爱的味道 / 37

给宝贝女儿的信 / 40

我当外婆了 / 48

写给帅帅 / 51

烙饼记 / 56

第二部 没有完美的个人,只有完美的团队

绿叶对根的情意 / 62

企业家出资五万元成立“春雨爱心基金” / 70

- 72 / 春雨爱心病区
- 74 / “炫舞”梦想
- 77 / 关于微电影《春雨沙沙》
- 81 / 一只听诊器的自白
- 89 / 爱心病房诞生记
- 92 / 致儿科全体同仁

第三部 因为孩子,我们成了最亲的人

- 96 / 感谢你,我的病人
- 101 / 向死而生
- 105 / 让爱牵起她的手
- 111 / 啦啦爸爸讲述的故事
- 125 / 滨滨妈妈讲述的故事
- 140 / 阳光照在南浦
- 147 / 寻常日记两则
- 152 / 就像冬阳照耀在我的世界里
- 156 / 美玉般的春雨
- 159 / “勿忘初心”群日常聊天
- 166 / 杨春雨医生答病友问

181 / 尾声 无须辉煌,这样很好

185 / 代后记 相信的力量



第一部

我是一个普通女人



逆着时光的河流

每个人的一生中，都有一段称得上“伟大”的时光，那就是童年。童年的伟大之处在于：怎么做梦都不过分。因为那是个深信梦想可以成真的时代……

我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。当时我们的国家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，是物质和精神都绝对匮乏的封闭年代，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拥有一段轻松愉悦的孩提时光。这完全得益于我单纯而相对殷厚的家境。

非常时期的殷厚家境是需要底气的，这底气来自我那富有传奇色彩的祖辈们。

19 世纪中期，也就是大清朝中期，腐败盛行，民不聊生，闭关锁国、重农抑商政策使经济发展严重滞后，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严重阻碍，人民思想受到禁锢。世代居住在湖南湘潭、曾出过好几位进士和举人的

名门望族——我的祖上杨氏家族，也显现出日渐衰落的迹象。

于是，某个清晨，一家人携幼将雏毅然离开了故土湖南桃源。浩浩荡荡向西进发的他们并不知道将来会面对什么样的生活。他们只是抱定一个信念，往前，就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

千里跋涉，我的祖上最后来到四川广安武胜。这片战乱后的土地满目疮痍，人烟稀少，他们很难想象这里就是原先心目中的世外桃源。但他们还是坚定地留了下来。广袤的土地也以母亲般的胸怀接纳了他们，玉带般蜿蜒的嘉陵江从此开始孕育杨氏的这一支脉，无数的子孙开始在这里繁衍……

“天保定汝，万事永昌。”当我的曾祖杨汝林（举人）为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杨万仁、杨万义时，杨家家风中“仁义”的种子就开始生根发芽。杨氏家族在此开办学堂，尊师重教，以德治学，为乡邻所称道。

杨万仁就是我的祖父。成人之后，他给自己取了字——“修业”。他希望能有汉末杨修之才、北宋杨业之德。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两个字的意义。首先是才华过人。人称有过目不忘之能的祖父是能够背下整部词典的“学霸”，一支笔杆更能写出锦绣文章。老一辈亲朋中常有人感慨，他完全是考进士争状元的料子，可惜科举被废除了。祖父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（后合并为四川大学）物理系毕业，被县里两所中学（男校、女校）同时聘为语文教师，可见传言不虚。其次是忠义报国。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祖父毅然离开家中娇妻幼儿，报名入伍出川抗日，担任防毒部队上校。后来随着战争重心的转移，国民党冀察战区分崩离析，他重新回到川大，担任物理系教授。

祖父一介书生，正直、爱国，但没有加入任何党派。不过这并不是

说他没有任何政治信仰，在解放战争时期，他同情中国共产党人，经常凭借自己的地位、威望与学识（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名人效应），给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当保人，以他特有的方式来为国出力；而他的两个幼子也在他的感染下，帮助共产党人传递情报，站岗放哨——我想，他那时就一定已经看到，中国的未来在中国共产党人手里。

祖父这样一位单纯的知识分子、一名学者，看到祖国山河饱受蹂躏，心情郁愤，积郁成疾，不待中国解放战争获得全面胜利就离世了，当时，两个孩子一个十五岁，一个只有十二岁。听父亲回忆，那时镇上的各界人士和学校的师生都自发前来送葬，队伍排了几里长，还有无数人来到家里，只为求得一本祖父做过笔记的书带回去珍藏。祖父魂魄归西后，所在地的政府专门为他立碑并撰文立传，以让后人永记。

2007年，正逢祖父百岁诞辰，我叔叔专程从湖北武汉赶去，凭着儿时的记忆寻找到了当时的立碑地点。只可惜，祖父的墓碑已湮灭无踪，无迹可寻。现场除了几段残缺的外墙外，杂草丛生，一片荒芜。我堂妹将照片发到网上，我父亲看到那张图片后，潸然泪下，并沉默了整整一天。

当年的幼子、我的叔叔，现已年过八旬的杨世宏，还清晰地记得小时候，每天早晨，小兄弟俩手牵手来到父亲床前，照例先给病中的父亲请安，然后就开始用稚嫩的声音背诵家训。时光荏苒，70多年后，在杨世宏八十岁寿宴上，这一幕重现了。一家三代恭立成排，在寿星的带领下齐诵家训：“我愿做世界上第一等人。须体格健壮、精神旺盛、思想高尚、行为良好、技术精巧、言语美妙，无丝毫恶劣嗜好，有一切优良习惯，不迷信、不固执，做事有计划和恒心，勤俭耐劳而能适度，勇敢前

杨家三代齐诵家训



进。要利用时间、空间、物力、财力和自己的体力、脑力，创造出光明快乐的新生命！”

祖父逝世3年后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。当时正读大二的父亲杨世旭，毅然放弃学业，告别寡母，扛起了枪，迈进了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，渡过鸭绿江，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。虽然他只是一名战地新闻工作者，没有亲临前线真刀真枪去打仗，但他却从此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荣获一枚金日成和平奖章。1953年，父亲回国，在辽宁师范学院政治系继续他的学业，毕业后留在沈阳军区政治部工作。1957年与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母亲结婚，共生育子女4人。

说到母亲，不得不说说她的家庭。母亲的爸爸，即我的外祖父，出

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做船运起家的大户人家，从小家境富裕，家人几乎个个都接受过高等教育。外祖父重庆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，成绩优异，属人中龙凤。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行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——成渝铁路的总工程师，他的名字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。外祖父沉静稳健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因曾是国民党党员，在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中受到冲击。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子女，60年代初，他辞去公职，并一直遵循着“躲进小楼成一统，管他冬夏与春秋”的人生信条，很少与外界交际，只管精心培育自己的3个子女，过着内敛而精致的生活。

然而，事态并不以他的设想平和发展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汹涌而来，席卷了这个和和美美的家庭，所有的子女，甚至于我们小字辈都受到了牵连：在北京卫戍区当军官的小姨父带着小姨提前转业；身为成都市水利电力工程设计院总工程师的舅舅，也因家族历史问题离开设计院，辗转进了偏僻的大山；而我的父母也从富庶的黑土地奔赴遥远的大西北，并为之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乃至一生。

二

父母亲在“文革”中的许多遭遇，我记忆犹新。那时，我和妹妹还小。傍晚时分，我和妹妹经常饿着肚子坐在母亲学校大会堂前的水泥板上等她。母亲往往是最后一个从会堂大门走出来的人，她身穿旗袍，拖着疲惫的步子，慢慢地向我们走来，虽然面容憔悴，但看到我们姐妹俩，面庞马上就带上了微笑。她温柔地牵起我和妹妹的小手，

说：“好，我们回家喽！”那一刻，母亲传递给我们的温暖，在心中成为永恒的定格。

父母亲晚上偶尔也会谈论几句关于“坐土飞机”之类的话。我当时根本不懂他们嘴里的“坐土飞机”是怎么回事，长大后看到“文革”时被批斗的一些老革命人的照片，一个个低着头，弯着腰，脖子上挂着牌子，双手反剪在背后，身体扭曲到怪诞，看不到面部表情……我这才知道，我亲爱的父母在“文革”中受到的摧残有多严重，“文革”是多么的丧心病狂！可他们留给我们的，却是笑对人生的乐观与坚强，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胸怀。

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，我们做孩子的也因这样的家庭背景，被红色少年团（红小兵、红卫兵）拒绝，两个哥哥在上大学后才加入共青团组织。而母亲是在“文革”结束后的1978年，才实现了她一生的梦想——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她晚年病魔缠身、神志不是很清晰的那段日子，认不得家人，却始终记得让父亲去给她交党费。在母亲即将入土时，妹妹匆匆从她所在的宁夏工业大学党委拿来一枚鲜红的党徽，轻轻别在了母亲的胸前。

小时候在家里很少听父母讲他们的爱情故事。我只知道，外祖父与我的叔公是大学同学，而且很要好，应该是在大人们的频频走动中，孩提时期的父母就这样相识了。那时的环境并没有给予他们更多相互接触的空间，但母亲年少时秀丽的形象一直留存在我父亲的脑海中。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（在现在的宁夏第五医院），母亲的一位旧交一遇到我就说：“你是老杨家的小雨吧？与你母亲还是很像的，不过没有她漂亮与有气质。”母亲的确很漂亮，双眼皮，大眼睛，